

反预期评价构式“N₁不大, N₂不小” 及其生成扩展和多层互动*

匡鹏飞, 杨 刚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N₁不大, N₂不小”是个反预期评价构式, 在传递反预期信息的同时能表达言者对 N₁、N₂所属的人/物或原大小状态的正、负向评价, 多用于负向评价。该构式表达反预期信息的手段主要有否定词、反预期标记和语序等, 能分别体现三种反预期类型, 可整体反预期或局部反预期。该构式对 N₁、N₂的核心要求是二者具有前大后小或大小相称的关系。N₁和 N₂最好是双音节词, 以使该构式整体呈四四对言格式。其语法功能多样, 形式变化丰富, 分句关系不单一。该构式的韵律结构多是“2+2, 2+2”, 分句多遵循 4±1 的注意力跨度, 构式整体多遵循 7±2 的短时记忆容量限度。该构式在生成扩展过程中, 展现了多种互动关系, 其中 N₁与 N₂的互动起主体作用, 对反预期信息的形成和主观评价义的产生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反预期构式; N₁不大, N₂不小; 主观评价; 差等否定; 四字格; 构式群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 (2023) 03-0056-10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23.03.007

○ 引言

“N₁不大, N₂不小”(如“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是现代汉语里常见且较有特点的结构式, 能产性很强, 其中的一些用例已熟语化, 如“麻雀落到牌坊上——东西不大, 架子不小”“卖凉粉拉拖车——生意不大, 派头不小”。^①该结构式在描述两个名词事物大小状态的同时又含有反预期信息和言者的主观评价, 且它表达的反预期信息和主观评价并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已知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 其整体的意义与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这符合 Goldberg (1995、2006) 对构式的定义。^{[33]4, [34]5}所以“N₁不大, N₂不小”是汉语系统中规约化的形式—意义对, 是一个表达反预期信息和主观评价的构式。目前尚未见有专门研究该构式的成果, 学界主要关注另外一些含有两个名词变项的格式, 如张伯江 (1999) 最早引入构式语法理论对双及物结构式“VN₁N₂”的研究, 储泽祥 (2000) 对“N₁似的 N₂”和“N₁对着 N₂”的考察, 吴早生 (2011) 对“NP₁的一量 NP₂”的分析等。^{[27, 19], [2]28-31, 160-167}

目前反预期 (counter-expectation) 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国外代表性

成果如 Schiffrin (1987)、Heine & Hünemeyer (1991)、Traugott (1999)、Dahl (2001) 等。^[37, 35, 38, 32]国内学者对汉语表达反预期信息的结构式也展开了持续研究, 如吴福祥 (2004)、齐沪扬等 (2006)、郑娟曼 (2009)、宗守云 (2011)、邵敬敏等 (2016)、杨刚 (2021) 等,^[18, 11, 28, 29, 12, 23]还有些学者致力于分析汉语的反预期标记, 如吴春仙 (2001)、袁毓林 (2008)、陆方喆 (2014) 等,^[17, 25, 8]谷峰 (2014) 对此做过综述。^[3]总体来说, 已有成果考察了多种反预期结构式和标记, 成果丰硕, 创见频出, 但研究对象多集中在词语和单句, 较少关注复句。

其实, 吕叔湘先生 (1956) 早已注意到汉语复句中的反预期现象:“凡是上下两事不谐和的, 即所谓句意背戾的, 都属于转折句。所谓不谐和或背戾, 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了一种预期, 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10]346}可惜之后的学者并未继续深入讨论复句中的反预期问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比较薄弱。我们讨论的“N₁不大, N₂不小”就是一个涉及反预期问题的复句, 且其内部的复句关系还不单一。本文将从构式语法的视角出发, 对“N₁不大, N₂不小”的构件特征和构式特点、整体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汉语词汇学的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1&ZD3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博培育项目)“互动协同视域下的现代汉语双变量结构研究”(项目编号: 2022YBZZ059)的资助。非常感谢《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意义与功能、生成扩展过程及其中的互动关系等进行分析。本文所考察和使用的语料有多种来源。通过检索 CCL 语料库、BCC 语料库、MLC 语料库、汉语复句语料库、语料库在线、读秀学术检索系统、人民网、百度资讯、360 资讯、微信公众号和影视剧对话，我们共收集到 350 个“N₁不大，N₂不小”的用例。下文的分析均基于对这 350 个用例的充分考察和定量统计。文中用例已标明具体出处，部分例句因篇幅有限而有所简省。

一 “N₁不大，N₂不小”的构件特征和构式特点

“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由两个名词 N₁、N₂和两个反义形容词“大”“小”以及重复使用的否定词“不”组合而成。其中，N₁、N₂是变项，“不大”“不小”是常项，它们在构式中都有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变项和常项按照特定顺序组合之后产生的目标构式在语法和韵律等方面也有其自身的整体特点。

1.1 变项 N₁ 和 N₂ 的特征

根据我们对 350 例的考察，“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中的 N₁、N₂ 一般都有大小状态，既可以是相对的大小状态（如“世界”和“微尘”），也可以是各自具有的大小状态（如“年纪”和“口气”），且在进入该构式前，二者或原是“N₁应该大，N₂应该小”的前大后小关系，有较为明显的反差；或原是“N₁小，N₂应该也小”的大小相称关系，有匹配性或成正比。这是 N₁、N₂ 的意义特征。据考察，N₁、N₂ 需要在空间、数量、力量、强度、程度、重要性等方面表现出大小状态才能做“不大”“不小”的主语。原是前大后小关系的 N₁、N₂ 进入该构式后产生的反预期信息是“N₁ 没预期的大，N₂ 没预期的小”，如例（1）；原是大小相称关系的 N₁、N₂ 进入该构式后产生的反预期信息是“N₁ 小，N₂ 没预期的小”，如例（2）。

（1）世界不大，微尘不小。（舍利《空门独语》）

（2）老工人主动来教你，为什么反倒不好意思了呢？

这不是官升脾气长，官不大，官气却不小了吗？（《人民日报》1973-1-22）

这 2 例都是典型的“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例（1）的“世界”和“微尘”原是前大后小的关系，例（2）的言者用“官升脾气长”点明了“官”和“脾气”原是成正比的大小相称关系。进入该构式后，它们都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大”或“小”的状态，产生了反预期信息和言者的评价义。

除上述意义特征外，N₁、N₂ 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倾向性特征：绝大多数 N₁、N₂ 是双音节名词，少数是单音节名词或多音节词语。在 350 例中，N₁ 为双音节的有 262 例，单音节的有 64 例，多音节的有 24 例；N₂ 为双音节的有 290 例，单音节的有 27 例，多音节的有 33 例。可见，N₁、N₂ 均以双音节名词为主。这可能是构式的韵律对二者形式的要求，因为谓语“不大”“不小”的音节较短，若 N₁、N₂ 的音节太长，就会使整个构式的韵律格局头重脚轻，很不和谐。

我们详细统计了 350 例中充当 N₁、N₂ 的名词的频次，结果发现：N₁ 多是“官、年纪、个头、年龄”等名词，出现了 3 次及以上的 N₁ 有 23 个，详见下表 1，其频次之和为 195，约占总数 350 例的 55.7%。N₂ 多是“脾气、架子、名气、权（力）”等名词，出现了 3 次及以上的 N₂ 有 24 个，详见下表 2，其频次之和是 175，占总数的 50.0%。据表 1、表 2 可知，高频出现的 N₁、N₂ 都以双音节为主。

表 1 高频 N₁ 及其频次^②

N ₁	官	年纪	个头	年龄	本事	规模	人	个子	名气	地方	事	眼睛
频次	29	26	19	16	13	11	11	9	7	6	5	5
N ₁	成绩	生意	体积	效果	油水	东西	面积	事情	收获	岁数	问题	
频次	4	4	4	4	4	3	3	3	3	3	3	

表 2 高频 N₂ 及其频次

N ₂	脾气	架子	名气	权(力)	影响	作用	野心	胆子	口气	意义	本事	费劲
频次	24	21	15	12	9	9	8	7	7	7	6	6
N ₂	费力	动静	名声	本领	出力	魅力	派头	杀伤力	忘性	威力	胃口	责任
频次	6	5	5	4	3	3	3	3	3	3	3	3

如果将表 1、表 2 中的 N₁、N₂ 任意两两互配放入“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可以发现：N₁、N₂ 只有大小状态还不够，还需要原本有前大后小或大小相称的关系。“*效果不大，胆子不小”“*眼睛不大，脾气不小”之类的说法一般不合法。

1.2 常项“不大”“不小”的特征及表义

常项“不”表否定，“大”“小”形容事物在空间、

数量、力量、强度、程度、重要性等方面的状态。^③

“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用“不”分别否定“大”“小”，形成了前后分句的谓语“不大”“不小”。

石毓智（2001）结合 Jespersen 基于大量语言调查得出的观点“人类语言中的否定词含义都是‘少于、不及（less than）’”，认为“语言的否定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差等否定……汉语中的否定词‘不’

和‘没’用于否定结构之后，否定的含义也是少于、不及其原来的意义程度，也是一种差等否定”。^{[16]27}

“大”“小”是一对儿相对反义词，两词之间存在中间状态。因此，否定了“大”并不等于肯定“小”，否定了“小”也不等于肯定“大”，可能是表示两者的中间状态：少于、不及一般所认为的“大”或“小”，又未达到相反的状态。所以，在该构式里“N₁不大”表示的是 N₁ 不如一般所认为的“大”，“N₂不小”表示的是 N₂ 不如一般所认为的“小”。^④一般所认为的 N₁、N₂ 的大小状态，是惯常或应该出现的事态，符合大众预期。若 N₁、N₂ 的大小状态少于、不及一般所认为的大小状态，也就偏离了惯常或应该出现的事态，违反了大众预期。因此，该构式能在描述 N₁、N₂ 大小状态时表达出反预期信息。

“不大”“不小”这两个差等否定结构在“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中的表义存在两种不同程度的解读：一是少于、不及一般所认为的“大”或“小”，但又未达到相反的状态；二是明显少于、不及一般所认为的“大”或“小”，且达到了相反的状态。原本前大后小的 N₁、N₂ 进入构式后，偏向于第一种解读，如“世界不大，微尘不小”表示“世界不及预期的大，微尘没有预期的小”。原本大小相称的 N₁、N₂ 进入构式后，偏向于第二种解读，如“官不大，权不小”表示“官小，权大”。这是构式义与构件的语义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在第二种解读中，为了凸显 N₁ 或 N₂ 变成了相反的大小状态，也有前分句的“不大”直接改用“小”或后分句的“不小”直接改用“大”的用例。例如：

(3) 他们人小志不小，表现出较强的上进意识。(《人民日报》1998-1-22)

(4) 多年来，我们不少权力部门的一些干部滥用职权，官不大，口气大，架子大，胆子大。(《人民日报》2000-1-17)

例(3)可换成同义的“人不大志不小”，例(4)也能用同义的“官不大，口气不小，架子不小，胆子不小”替换。不过，N₁和N₂为双音节名词时，“N₁小，N₂不小”“N₁不大，N₂大”的韵律都没有“N₁不大，N₂不小”整齐对称。因为“N₁双音不大，N₂双音不小”是“2+2，2+2”的韵律结构，符合汉语四四对言的传统表达习惯。

1.3 构式的整体特点

从整体上看，“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语法功能多样。该构式既可单独做复句，如例(5)；也能充当单句的谓语、宾语或定语等句子成分，分别如例(6)–(8)。在我们收集到的350例中，该构式单独做复句的有231例，占66.0%；

做单句谓语的有89例，约占25.4%；做宾语的有8例，约占2.3%；做定语的有22例，约占6.3%。

(5) 四个农民进城，设生猪直销点，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民卖猪难的问题。事情不大，意义不小。(《人民日报》1996-4-2)

(6) 她年龄不大，名气不小，是天津市和平区小学数学教研的骨干。(新华社2001年10月新闻报道)

(7) 他怕的是指望不大，危险不小。(李满天《水向东流》)

(8) 9月13日，记者访问了这个“地方不大，名气不小”的文化乐园。(《人民日报》1988-9-21)

第二，形式变化丰富，前后分句都可以紧缩、易序或扩充。紧缩表现为前后分句间有时没有逗号之类的停顿，更加紧凑，如例(9)。易序表现为前后分句有时能交换位序，变成“N₂不小，N₁不大”，如例(10)。扩充则有多种表现：或前分句同质扩充，如例(11)；或后分句同质扩充，如例(12)；或前后分句间插入其他的说明性小句等，如例(13)。考察发现，形式变化越复杂的，相应用例的数量就越少。350例中，紧缩句有54例，约占15.4%；分句易序句有34例，约占9.7%；扩充句有10例，约占2.9%，其中前分句同质扩充有5例，后分句同质扩充有4例，仅有1例是前后分句间插入了说明性小句。

(9) 这时他看见工地的棚子旁边点燃了一堆海火，火苗子不大烟不小，星星闪闪的光亮晃乱地抖落到海里去了。(关仁山《风暴潮》)

(10) 费敏：气魄不小，气度不大(吴厚斌《新闻营销家居业》)

(11) 位不高权不大“胃口”不小(《检查日报》2020-7-21)

(12) 林志明年纪不大，名气不小，成绩不赖。(《福建日报》2008-11-26)

(13) 《北京晚报》社与北京市青年联合会最近举办了一个摄影展览，规模不大，只有150多幅作品；题目不小，叫做《谁的心灵美？》(《人民日报》1981-11-4)

第三，分句关系不单一，有并列和转折关系，转折关系数量更多。原本前大后小的 N₁、N₂ 进入该构式会形成并列复句，如例(14)。原本大小相称的 N₁、N₂ 进入该构式会形成转折复句，如例(15)。转折复句的前分句常有“虽然、虽”等让步连词，后分句常有“但、可、倒、却”等转折连词或副词，如例(16)。350例中，并列复句有14例，占4.0%；无标转折复句有225例，约占64.3%；有标转折复句有111例，约占31.7%。可见，转折关系用例总共占96.0%，占比远高于并列关系。

(14) 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

不小”的平等……（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

（15）我问货主，对这种赚头不大、危害不小的生意为什么还要做。（《人民日报》1995-1-2）

（16）如果领导交代去接站，本来是三位客人，你听成了两位，事虽不大，但带来的麻烦却不小。（张传禄《机关工作实务 办事办文办会》）

第四，韵律结构以四四对言为主，分句多遵循4±1的注意力跨度，构式整体多遵循7±2的短时记忆容量限度。由于绝大多数N₁、N₂是双音节，“不表3 “N₁不大，N₂不小”整体的音节数及其频次分布

整体音节数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使用频次	19	16	183	53	23	15	16	8	6	1	4	2	1	2	1

由表3可知，“N₁不大，N₂不小”主要是8音节（即“2+2，2+2”节奏，如“地方不大，名气不小”），频次为183，约占52.3%。9音节的频次居第二位，大多是在8音节的后分句增加单音节转折连词或副词，形成“2+2，1+2+2”节奏（如“规模不大，但名气不小”）或“2+2，2+1+2”节奏（如“个头不大，本领却不小”）。其他音节的数量少则为6个（即“1+2，1+2”节奏，如“官不大，权不小”），多的达21个（如上文例（13）那样中间插入了其他小句）。

汉语的单双音节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互相变换使用。^[4]所以“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能在8音节的基础上通过变换词语的单双音节来实现整体韵律节奏的多种变化。“匀称中求变化，整齐中带参差，这是语言的一般规律。”^[13]

我们还发现，该构式的音节数大多遵循人类普遍的注意力跨度和短时记忆容量限度。人类注意力的跨度一般为4±1，短时记忆的容量限度一般为7±2。^[36, 31, 7]该构式前后分句的音节数大多是4±1，符合注意力的跨度；构式整体的音节数主要是8个，小于短时记忆的最大容量限度。

二 “N₁不大，N₂不小”的反预期信息及评价义

反预期与预期相对，据Heine等（1991）、Traugott（1999）等，^[35, 38]言谈事件中当言者针对语境中谈及的某一事物或事态提出一种与他自己或听者的预期相反或相背离的断言、信念或观点时，言者就表达了一种反预期信息。^[18]“N₁不大，N₂不小”正是言者表达反预期信息的构式。而且，它在传递反预期信息的同时还能表达出言者的主观评价，可称作“反预期评价构式”。

2.1 反预期的多种表达手段

副词、连词等词汇手段和语序、结构式等句法手段都能用来表达反预期信息。^[18]“N₁不大，N₂不小”综合运用了否定词、反预期标记和语序来表达反预期信息。

大”“不小”也是双音节，所以“N₁不大，N₂不小”构式整体的韵律节奏多为“2+2，2+2”的四四对言格式。赵元任（1968/1979）对多种复合词的考察结果显示，四音节复合词“绝大多数是2+2”，“2+2”的压力十分强大。^{[30]223}沈家煊（2019）指出“四字格为二二式，看似平常，意义重大”“二二对称，语法和韵律是一体的”。^[13]350例“N₁不大，N₂不小”的音节数分布在6至21之间（逗号、顿号等均不计入音节数），具体频次如表3所示：

汉语的否定词已与反预期形成了强关联性。^[1]

“N₁不大，N₂不小”中否定副词“不”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对惯常的或应该出现的事态的差等否定来表达反预期信息。因此该构式的谓语通常是否定形式。

副词、连词是人类语言中最常见的反预期标记，汉语的“却、倒、还、但（是）、可（是）、不过、然而、而、别看”等都是反预期标记。^[18, 3]上文曾指出350例“N₁不大，N₂不小”中有111例出现了“却、倒、但（是）、可（是）”等转折副词或连词。也就是说有约31.7%的用例使用了反预期标记来标明后分句的反预期信息。略举2例如下：

（17）虽然年纪不大，指挥交通的架势却不一点不小。（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2011-3-6）

（18）秋葵虽然好吃但不好摘，别看上面的刺不大，威力却不小。（新浪新闻，2021-12-7）

这2例都用到了反预期标记，分句间都是转折关系。“转折”表明后面的小句表达的是与前文预期相反的事实，是前文反预期的标记。^[1]

语序对于反预期信息的表达也有重要作用。我们发现，如果对“N₁不大，N₂不小”进行名词易序（变为“N₂不大，N₁不小”）或形容词易序（变为“N₁不小，N₂不大”）都会影响该构式的反预期信息。若N₁、N₂原是前大后小的关系，该构式的名词或形容词易序都会使其反预期信息消失，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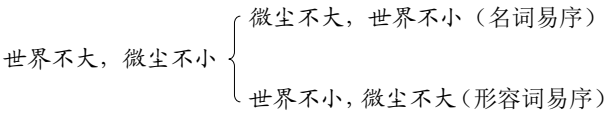


图1 易序导致反预期信息消失的示例图

图1中“世界”和“微尘”原本是前大后小的关系，名词或形容词易序后，二者又回到了原本的关系，构式的反预期信息随之消失。

若N₁、N₂原是大小相称的关系，该构式的名词或形容词易序则会产生不一样的反预期信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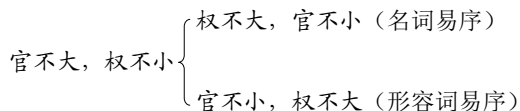


图2 易序导致不同反预期信息的示例图

图2中“官”和“权”原本是大小相称的关系，原构式的反预期信息是“权不小”；名词易序后，反预期信息成了“官不小”；形容词易序后，反预期信息成了“权不大”。

2.2 三种反预期类型的呈现

反预期有三种类型：与听者预期相反、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与言者预期相反。^[18]据我们观察，“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能体现这三种反预期类型。

其一，与听者预期相反。这是该构式在口语交际中常体现的反预期类型。听者先说出或暗示了一个特定的预期“ N_1 大， N_2 小”（并列关系，分句的前后顺序不固定），反预期构式的使用通常要以此预期作为前提。言者用“ N_1 不大， N_2 不小”对听者持有的预期进行否认或辩驳。此时该构式是整体反预期的，前后分句都与听者预期相反，即“ N_1 没你预期的大， N_2 没你预期的小”。例如：

(19) “妹子，另外，是你头太大还是纸卷太小？”“我的头不大，纸卷也不小，我们俩的搭配刚刚好。”（BCC 对话）

(20) 他对叶积善说，“利华局面小，没有福佑生意做的大，你做的惯吗？”“利华的局面不小，福佑的生意不大。外边的人总以为福佑的生意做的大，每月进出几十个亿，很多是买空卖空……”（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例(19)的听者预期是“头大或纸卷小”，言者用该构式否定了这种看法，表达的信息与听者预期相反。例(20)的听者预期是“利华局面小，福佑生意大”，言者用该构式辩驳了这种意见，表达的信息与听者预期相反。

其二，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是某个特定言语社会的人们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经验建立起来的一种常规，多表现为某个言语社会普遍接受或认可的预设。像“世界大，澳门小”“大人物大，小人物小”等都是人们普遍接受或认可的预设。言者有时用“ N_1 不大， N_2 不小”来否定这种预设，表达出与其所在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相反的信息。此时该构式也是整体反预期的，前后分句都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即“ N_1 没人们预期的大， N_2 没人们预期的小”。例如：

(21) 我逛过澳门各式店铺，像一个包罗备至的万国商品博览会，日本酱油、美国灯泡、法国香水、马来西亚大米等等，让人觉得世界不大，澳门不小。（《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12-31）

(22) 大英雄原属黑道人物，小人物也可追求“崇高”，大人物不大，小人物不小，它以喜剧的手法，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审视和对当代人生的思考。（《人民日报》2000-8-12）

其三，与言者预期相反。言者先对某一事态持有特定预期，但后来发现事实与其预期相反。言者认为 N_1 、 N_2 是大小相称的，据“ N_1 不大”而产生预期“ N_2 应该也小”。但事实是“ N_2 不小”，出乎言者意料。此时，该构式是局部反预期的，前分句是引出言者预期的前提，后分句是与言者预期相反的信息，即“ N_1 小， N_2 没我预期的小”。言者的预期多数情况也是社会共享的预期，但有时也会出现主观性更鲜明的个人看法。例如：

(23) 我斜过眼睛看到她捏起辫子朝脑后一甩，语气也温和了：“人不大，火性儿倒挺不小。”（柯文辉《爱的潜流》）

(24) 酒量不大，气量不小；眼睛不大，眼光不小；嘴巴不大，嗓门不小；脸面不大，色胆不小……（杨剑龙《瞻雨书怀：杨剑龙诗歌集》）

例(23)中言者认为人的大小与火性儿的大小应该是相称的，这也符合社会共享的预期，但事实是人小火性儿大，违反了言者预期。例(24)中言者认为酒量与气量、眼睛与眼光等都应是大小相称的，这是主观性较强的个人预期，但事实是它们都成了前小后大的关系，违反了言者预期。

2.3 言者的正向或负向评价

评价构式近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如胡清国(2017)认为“NP 一个”是主要表达对人的负向评价的标记性构式，^[5]张爱玲(2021)认为“XP 得（不是）时候”是对事件发生时间、空间等的合适性做出主观评价的构式。^[26]我们注意到，一些反预期构式也能表达言者的主观评价。如反预期构式“还 NP 呢”的功能在于对 NP 进行评价；^[28]反预期句型“亏你 VP”既陈述了事实同时还表明了言者对“你 VP”的主观态度和评价。^[24]“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也是如此，在传递反预期信息的同时也表达了言者的主观评价。构式中的“不大”“不小”是对比项，正是这种对比在构式中形成了预示功能，^[6]即“不大”“不小”所关联的 N_1 和 N_2 在“大”“小”方面不相称，从而传达出言者的主观评价。

大小相称的 N_1 、 N_2 常属于同一人/物，“ N_1 不大， N_2 不小”可表达言者对该人/物的主观评价。当该构式做谓语时，它前面有一个大主语，这个大主语就是言者所评价的人/物。至于是正向评价还是负向评价，取决于该小不小的 N_2 所触发的褒贬情绪。

350 例中，有 124 例表达了言者对 N_1 、 N_2 所属人/物的正向评价，约占 35.4%，句中 N_2 不小的状态能触发言者的褒扬情绪。例如：

(25)他见我先说了一套“金同志人真不错,年岁不大,能力不小”的好听话……(《人民日报》1952-1-12)

(26)“她个子不大,韧性和魄力不小。”这是人们对挂职在被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市当副市长的赵林如博士的评语。(《人民日报》1995-10-11)

例(25)的“好听话”,是对“金同志”的正向评价。例(26)的“评语”,是对“她”的正向评价。其中的“能力不小”“韧性和魄力不小”都与言者预期相反,触发了言者的褒扬情绪。

350例中,有226例表达了言者对 N_1 、 N_2 所属人/物的负向评价,约占64.6%。负向评价的用例多于正向评价的用例有如下原因:第一,进入该构式的很多 N_2 自带贬义(如“野心”“危害”等)或很多的“ N_2 不小”本身代表一种不良现象(如“架子不小”“口气不小”等),它们都能触发言者的负面情绪;第二,该构式属于否定结构,否定结构本身多用于表达负向评价;第三, N_1 、 N_2 原本的大小状态或对称性被打破,变得不和谐、不稳定,容易引起言者的负面情绪。例如:

(27)这个讽刺说:“哟!你们公社不大,野心不小”;那个讥笑说:“……”。(《人民日报》1971-6-24)

(28)野猪拟移出“三有”目录后,又一动物引众怒,个头不大,危害不小(腾讯新闻标题,2021-12-17)

例(27)的“讽刺”,是对“你们”的负向评价。例(28)的“众怒”,是对某动物的负向评价。其中的“野心不小”“危害不小”都与言者预期相反,触发了言者的贬斥情绪。

当然,言者的评价对象并不局限于该构式前的大主语,还可能是 N_1 里的定语(此时 N_2 也属于该定语中包含的人/物)、该构式后的中心语或上下文里的人/物等。 N_1 、 N_2 都属于言者所评价的对象。

(29)小金的块头不大,劲头却不小。(池莉《生活秀》)

(30)现实生活中,群众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官不大,架子不小,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干部……(《人民日报》2000-6-15)

(31)年龄不大,胆子不小!乐都公安打掉一未成年人盗窃团伙!(腾讯网,2021-11-9)

例(29)是对“块头”“劲头”的领属性定语“小金”的正向评价。例(30)是对构式后的中心语“干部”的负向评价。例(31)是对上下文里“未成年人盗窃团伙”的负向评价。

此外,有些原本前大后小的 N_1 、 N_2 虽不属于同一人/物,但进入该构式也能产生评价义,即言者对 N_1 、 N_2 原大小状态的负向评价以及对 N_2 的正向评价。比如,反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的“大人物不大,小人物不小”就表达了言者对二者原大小状

态的负向评价和对 N_2 小人物的正向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反预期类型有可能在该构式中相互组合,形成复杂的双重反预期现象。例如:

(32)“大姐”不大,本事不小!24岁女孩成文昌发射场最年轻女指挥(腾讯新闻标题,2020-11-26)

上例的“‘大姐’不大”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预期(大姐应该大)相反,“本事不小”与言者预期(人不大,本事应该也小)相反,前后分句组合起来凸显言者对最年轻女指挥的正向评价。

综上,“ N_1 不大, N_2 不小”是个反预期评价构式,表达反预期信息的手段主要有否定词、反预期标记和语序等;能体现三种反预期类型,可整体反预期或局部反预期;在传递反预期信息的同时能表达言者对 N_1 、 N_2 所属人/物或原大小状态的正、负向评价,多用于负向评价。

三 “ N_1 不大, N_2 不小”的生成扩展与互动关系

陆俭明(2009)指出,“某种语言中的构式都是人的认知域里的意象图式投射到该语言而形成的”,每一个构式都是“表达人对客观世界某一方面认识的句法形式”。^[9]施春宏(2014、2016)认为,“组构成分对构式的生成、对典型构式现象的建构,对边缘构式现象的拓展,显然具有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构式对组构成分“招聘”,组成分向构式“求职”,“二者相互选择、相互配合”。^[15, 14]“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正是如此,其生成和扩展过程既涉及人对客观世界中 N_1 、 N_2 大小状态的认识,还涉及多种互动关系。

3.1 “ N_1 不大, N_2 不小”的生成和扩展过程

名词 N_1 、 N_2 反映人类通过感官感知而形成的意象,二者在感知中的大小状态投射到汉语中就能形成“ N_1 大, N_2 小”“ N_1 小, N_2 大”等构式,对这些构式中 N_1 、 N_2 的大小状态进行否定就形成了“ N_1 不大, N_2 不小”“ N_1 不小, N_2 不大”等构式。结合历时材料来看,“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起初形成于对“ N_1 大, N_2 小”中 N_1 、 N_2 大小状态的否定。因为较早进入该构式的 N_1 、 N_2 都是在物理上有空间、数量等特征的词语,能直接比较出二者前大后小的关系,如例(33)(34)。在生成阶段,目前所见的古代用例反映出的大体情况是,该构式的前后分句均是并举的同类事态“ N_1 没预期的大”和“ N_2 没预期的小”,分句间都是并列关系,因此分句的前后顺序不固定,可以易序。由于前后分句都表反预期信息,该构式在这一阶段是整体反预期的。例如:

(33)槟榔……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〇)

(34)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济,一切

舍灵,从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五灯会元》卷八)

例(33)“本不大”表示“本”不如一般所认为的“大”,“末不小”表示“末”不如一般所认为的“小”,两者在整体上表达“本没预期的大,末没预期的小”的反预期信息。同理,例(34)“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在整体上表达“毛孔没预期的小,世界没预期的大”的反预期信息。这2例均可前后分句易序,且易序后表义不变。

从我们考察的历时语料来看,该构式在生成阶段已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进入该构式的 N_1 、 N_2 要有前大后小的关系,以便可以用否定词来违反“ N_1 应该大, N_2 应该小”的预期。其次,该构式是否定 N_1 、 N_2 自身本应具有的大小状态,并不一定要改变它们原有的大小关系,也不涉及二者现在大小状态的比较。再次, N_1 、 N_2 间的互动性不强。由于前后分句是并列的两种独立事态,所以 N_1 的状态并不影响 N_2 的状态,即不能由“ N_1 不大”推知 N_2 的大小状态。最后,该构式在此阶段的客观性强,主观性弱。虽然有反预期信息,但仍是在客观描述两个名词事物的大小,尚未浮现出言者的主观评价义。

在我们能检索到的书面文献用例中,宋代以后的一段时间,该构式仅少量出现于宗教典籍,而且基本是与例(34)相似的用例,如例(35)。至清代,在一些话本里该构式开始被用于评价人物,开启了其主观化进程,浮现出主观评价义。此时, N_1 、 N_2 的语义类型因构式用于主观评价而发生了一些扩展:从原来的物理域中具有空间、数量等特征的词语(如“毛孔、世界”等)扩展到了心理域中具有程度、重要性等特征的词语(如“胆量、口气”等), N_1 和 N_2 不能直接比较大小,但有大小相称关系,可据 N_1 的大小推知 N_2 应有的大小,二者的互动性增强。例如:

(35)是则剃海法界不大,一尘法界不小。(明《维摩诘所说经无我疏》卷五)

(36)二则他是一顽童,告进朝房,若再大几岁,就得闯进九龙廷去告状了。年纪不大,胆量不小。(清《刘公案》四回)

(37)哈哈!岁数不大,狂言不小。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看刀!(清《小五虎演义》三五回)

例(35)的“法界”已不局限于物理层面的大小。例(36)(37)都用于评价人物,带有主观性,浮现出了主观评价义,而且“胆量”“狂言”等都是在心理上有大小程度的词语,且与“年纪”“岁数”存在大小相称关系。

到了现代汉语,“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有了进一步扩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小相称的 N_1 、 N_2 可以大量进入该构式,建构出该构式最常见的典型现象,350例中 N_1 、 N_2 为大小相称关系的

有306例,占比高达87.4%。二是具有正比关系^⑤的名动兼类词、动词也开始进入该构式,350例有30例,约占8.6%。三是分句间由原本的并列关系,继而扩展成转折关系,常出现转折副词或连词等反预期标记。分句间关联性增强,基于 N_1 、 N_2 原有的相称关系可由前分句“ N_1 不大”推知 N_2 应该也小,但后分句的意思与此意相背,由此形成转折句。四是构式从整体反预期变为局部反预期,前分句是引出言者预期的信息,后分句表达与言者预期相反的信息,信息焦点集中到了后分句。五是构式的主观性明显增强,有明确的评价义,成为了反预期评价构式。例如:

(38)这次洪水水位虽比22年前的渭河历史最高水位高出了1.7米,但流量则少了近20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不大,险情却一点也不小……渭河下游“小水大险”日渐突出……(《人民日报》2003-9-6)

(39)中国女排夺冠 挑战不大收获不小(搜狐网新闻标题,2018-9-2)

(40)大盘波动不大,个股伤害却不小,当下弱势行情如何应对?(搜狐网,2021-12-3)

按常理,洪水的“流量”与“险情”是大小相称的,但例(38)表示“流量小,险情却很大”,后有“小水大险”佐证该构式义。此例分句间是有标的转折关系,后分句是反预期信息。例(39)(40)与此类似,其中的“挑战、收获”是名动兼类词,“波动、伤害”是动词。

原本大小相称的 N_1/V_1 、 N_2/V_2 进入该构式后就失去了对称性,变成前小后大。这一现象类似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称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⑥。一旦二者的对称性被打破,人们的注意力就容易聚焦到其中较大的事物上。因为较大事物给人的视觉距离更近,更引人注意,凸显度更高。所以当大小相称的 N_1 、 N_2 进入该构式后,该小不小的 N_2 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凸显度,反预期信息和信息焦点就都集中在了后分句。

总的来说,该构式在扩展的过程中, N_1 、 N_2 的准入条件逐渐放宽,大小相称的 N_1/V_1 、 N_2/V_2 也能进入该构式,且 N_1 与 N_2 的互动性增强,能相互影响对方的大小状态。该构式的主观性继续强化,现已主要用于表达言者的主观评价,而且评价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对 N_2 的评价发展为对 N_1 、 N_2 所属人/物的评价。

3.2 “ N_1 不大, N_2 不小”的主要互动关系

“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在生成扩展过程中展现出了多种互动关系。^⑦上文分析的该构式对构件形义特征的要求、构式义与构件义之间的影响、构件变化对构式扩展的影响等就是构式与构件的互动。限于篇幅,下面重点探究两种相对主要的互动

关系——构件间的互动和构式间的互动。

3.2.1 构件间的互动

3.2.1.1 名名互动

“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内部构件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名名互动。邢福义(2016)指出名词有赋予句子特定格局的作用。^{[22]45-56}据此我们发现, N_1 、 N_2 会相互选择, 共同赋予该构式特定的格局。若 N_1 先进入该构式, 则要求 N_2 比它小或跟它大小相称; 若 N_2 先进入该构式, 则要求 N_1 比它大或跟它大小相称。前大后小的 N_1 、 N_2 赋予了该构式整体反预期的意义, 如“世界不大, 澳门不小”。大小相称的 N_1 、 N_2 赋予了该构式局部反预期的意义, 如“官不大, 权不小”。一个高频的 N_1 能和多个 N_2 互配, 一个高频的 N_2 也能与多个 N_1 互配, 详见表 4、5。

表 4 部分高频 N_1 及其搭配的 N_2

N_1	N_2
官	腐败案值 官气 架 架子 僚 名气 脾气 谱 权 权力 权利 实权 责任
年纪 年龄 岁数	本领 本事 病痛 成绩 成就 胆子 道行 功夫 官威 环保力量 火候 架势 觉悟 可乐肚 口气 块头 来头 魅力 名气 能力 排场 派头 脾气 气场 气派 嗓门 杀伤力 忘性 心 志气

表 5 部分高频 N_2 及其搭配的 N_1

N_1	N_2
本事 个头 个子 名气 能力 能耐 年纪 年龄 人 事故 岁数 学校	脾气
本领 本事 东西 干部 个子 官 买卖 名气 年纪 瓢子 人 生意	架 架势 架子

表中的 N_1 、 N_2 一般认为都应该是大小相称的。进入该构式后二者的对称性被打破, 认知域中从大小相称到前小后大的认知变化, 反映了客观世界中不同事物间纷繁复杂的不匹配现象或对称性破缺现象。

我们还发现, 有些名词在该构式里既可做 N_1 , 也可做 N_2 。据统计, 350 例共计使用了 159 个不同的 N_1 和 179 个不同的 N_2 , 其中有 38 个词(如“本事、名气、动静”等)既可做 N_1 又可做 N_2 。以“本事”和“名气”为例, 横向对比表 6 的句子可知, “本事”“名气”做 N_1 时, 整个构式多是对其所属人/物的负向评价; 做 N_2 时, 整个构式是对其所属人/物的正向评价。经考察, 其他 36 个名词与“本事”“名气”相同, 也是同一名词进入不同位置, 另一位位置所搭配的名词也会不同, 这说明同一名词进

入 N_1 、 N_2 的不同位置可能会影响该构式的评价义。

表 6 “本事”“名气”分别充当 N_1 、 N_2 的情况

本事不大, 架子 酒量 牛皮 脾气 野心不小	车身 大姐 面积 年纪 年龄 摊子不大, 本事不小
名气不大, 功绩 架子 脾气 魄力 杀伤力 野心不小	城市 地方 官 规模 湖 年纪 年龄 文坛 药店, 名气不小

3.2.1.2 形名互动

随着两个名词的互动, 该构式中的形容词“大”“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为形容词和名词也有互动关系。有的名词一般不做“大”“小”的主语, 但在进入该构式后, 形容词会赋予它们临时的大小状态, 如例(41)(42)的“道行”“功夫”。如果进入该构式的名词没有大小状态, 那么“大”“小”的作用就会被弱化, 容易随名词变化。若形容词随名词而变, 就能改变和拓展该构式的形式, 产生一些边缘构式“ N_1 不高/多, N_2 不低/少”, 如例(43)(44)。这表明名名互动、形名互动都能影响整个构式。

(41)“贵妃”年纪不大, 道行却不小……(冯志《敌后武工队》)

(42)年纪不大, 功夫都不小(360 资讯, 2018-11-17)

(43)这时康红从车上走下来, 斜眼看着我, 说想不到你还修学校, 个子不高, 觉悟不低; 生意不大, 雄心不小。(李承鹏《寻人启事》)

(44)他们总认为江陵县粮食“单产不高, 总产不少; 步子不大, 贡献不小”。(《人民日报》1977-7-15)

上面 2 例是形容词未随名词改变的用例。后 2 例是形容词随名词而变的用例, 不过这类用例并不多见, 350 例中只有 9 例, 仅约占 2.6%。名词和形容词共变产生的边缘构式对原型构式会有所依赖, 它们常伴随着原型构式出现, 如例(43)(44)。

3.2.2 构式间的互动

“ N_1 不大, N_2 不小”另一种主要的互动关系是该构式与其他构式的互动转换。“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可通过分句易序或构件易序实现与“ N_2 不小, N_1 不大”“ N_1 不小, N_2 不大”等构式的互动转换。纯粹从数学角度来看, “ N_1 ”“不大”“ N_2 ”“不小”四者共有 24 种排列组合, 但并非所有的组合在语言系统中都是合法的(如有的组合需要添加助词“的”)。限于篇幅, 这里只讨论 5 种最常见的排列组合, 涉及“ N_1 不大, N_2 不小”构式与其他 4 个构式的互动转换, 对应 4 种最简便的易序操作。详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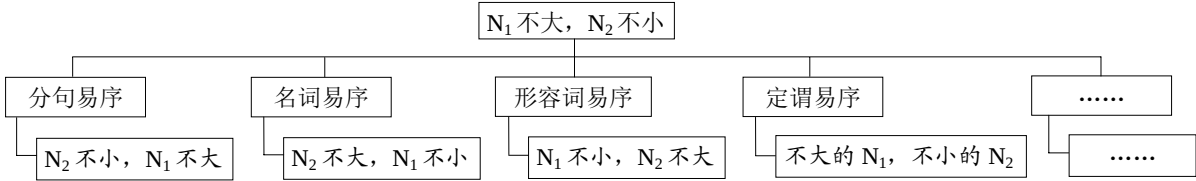


图 3 “ N_1 不大, N_2 不小”与部分其他构式的互动转换

图 3 中, 从上往下看, 是“ N_1 不大, N_2 不小”转换成了其他构式, 从下往上看, 是其他构式转换成了

“N₁不大, N₂不小”构式, 中间的易序操作就是构式间的互动方式。有些用例经过这4种易序操作仍然都合法, 如“官不大, 权不小”。有些则不然, 如“岁数不大, 脾气不小”只有定谓易序后的用例“不大的岁数, 不小的脾气”的语感相对自然, 其他几种易序后的用例“脾气不小, 岁数不大”“脾气不大, 岁数不小”等的语感都不自然。^⑧还有些用例虽然经过这4种易序操作都合法, 但有可能失去反预期信息或改变原评价义, 如“世界不大, 澳门不小”名词易序后的用例“澳门不大, 世界不小”和形容词易序后的用例“世界不小, 澳门不大”都没了原构式的反预期信息; “事情不大, 意义不小”形容词易序后的用例“事情不小, 意义不大”则将原构式的正向评价变成了负向评价。可见, 构式间的互动转换受制于语感、语义和构件关系等因素, 而易序操作则可能会影响这些因素。

当能与“N₁不大, N₂不小”互动转换的其他构式也有反预期信息和评价义时, 它们就形成了一个构式群。不过, 构式群中的各构式在信息结构、凸显内容、句法策略、语体特征、语用功能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14]下面是两组易序的实例:

(45) 宋江原是个“郓城小吏”, 本事不大, 野心却不小, 念念不忘追求高官厚禄, “青史留名”。(《人民日报》1976-12-12)

(46) 美帝国主义野心不小, 本事不大, 力不从心却硬要实现它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 这又怎能不到处碰壁呢?(《人民日报》1964-2-28)

(47) 克服了“左”的一套, 心情舒畅, 效果好, 真是“雷声不大, 雨点不小; 和风细雨, 下得深透”。(《人民日报》1985-11-5)

(48) 现在从上到下, 都讲领导就是服务, 雷声不小, 雨点不大, 企业要求上级部门办点事情、解决点问题很难。(《人民日报》1986-6-9)

以上4例都是反预期评价构式, 属于同一个构式群。例(45)(46)是分句易序, 前者凸显“野心不小”的反预期信息, 后者凸显“本事不大”的反预期信息。例(47)(48)是形容词易序, 前者表示“雷声小, 雨点大”, 后者表示“雷声大, 雨点小”, 信息截然相反。

四 结语和余论

本文从构式语法的视角出发对“N₁不大, N₂不小”进行了考察, 发现该构式在传递反预期信息的同时还能表达言者对N₁、N₂所属的人/物或原大小状态的正、负向评价, 多用于负向评价, 因此该构式是一个反预期评价构式。它对N₁、N₂的核心要求是二者要满足原本是前大后小或大小相称的关

系, 而且N₁、N₂最好是双音节词, 以使该构式整体呈四四对言格式。其整体特点是: 语法功能多样; 形式变化丰富; 分句间有并列或转折关系, 转折关系居多; 韵律结构多是“2+2, 2+2”, 分句多遵循4±1的注意力跨度, 构式整体多遵循7±2的短时记忆容量限度。该构式表达反预期信息的手段主要有否定词、反预期标记和语序等; 能体现三种反预期类型, 可整体反预期或局部反预期。该构式形成于对“N₁大, N₂小”的否定, 经扩展后, 原本大小相称的N₁、N₂大量进入其中, 建构了该构式最常见的典型现象, 使得其从整体反预期变为局部反预期, 分句间出现了转折关系。在生成扩展过程中, 它展现了多种互动关系, 包括构式与构件的互动、构件间的互动、构式间的互动等。

对“N₁不大, N₂不小”这一个案的分析能够深化和拓展反预期研究、评价表达研究和构式研究等。本文通过研究发现: 变项构件N₁与N₂的互动对反预期信息的形成和主观评价义的产生有重要作用, 即对构式义的浮现有重要作用, 在该构式的生成扩展中起主体作用; N₁与N₂的相互关系会影响该构式内部的分句关系, 决定该构式是整体反预期还是局部反预期, 甚至影响该构式的反预期类型。这说明, 精细探究语言结构的内部关系可能会取得更深刻的认识。此外, 以往对反预期构式、评价构式的单独研究较多, 却很少进一步关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还NP呢”^[28]“亏你VP”^[24]“N₁不大, N₂不小”“N₁不高/多, N₂不低/少”都能在表达反预期信息的同时传递主观评价义, 说明反预期构式与评价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由于反预期信息可以是超出某人预期的事物或事态, 通常积极的事物或事态高于预期会让人高兴, 消极事物或事态高于预期会使人失望, 所以反预期信息容易发展出正、负向评价功能, 评价义可伴随着反预期信息一起出现在相同的语言构式中, 从而形成“反预期评价构式”。

通过本研究我们还意识到, 复句中的反预期问题值得特别重视, 因为涉及反预期与分句关系、评价表达、主观性、事实性、互动性等诸多重要范畴和概念的关系。反预期体现的是言者的视点或态度, 是语言主观性的表现。^[38, 18]而复句语义关系具有二重性: 既反映客观事实, 又反映主观视点, 二者有时重合, 有时不完全等同。^[20-22]这种二重性如何影响复句反预期信息的形成与传递? 多个变项间的互动怎样作用于整体的构式义? 整体构式义的浮现能否看作是其组成成分间产生的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 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分析。

附注:

①分别见白山云编《反歇后语词典》第117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戴其晓主编《古今中外衣食住行歇后语大全》第96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②表1、2中的“收获、费力、费劲、出力”是名动兼类词或动词,这是该构式扩展后的结果,本文第三节有专门讨论。

③同一构式中,“大”“小”在表义上既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制约因素既有语义方面的,也有语法搭配方面的,还有修辞语用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对此展开详细讨论。但“大”“小”的具体表义,基本都在这些性状范围之内,并且在语境中很容易明确。

④该构式一般只涉及 N_1 、 N_2 同它们各自原来的大小状态相比较,不涉及 N_1 、 N_2 两者之间大小状态的比较,如“世界不大,微尘不小”没有“世界比微尘小”的意思,“官不大,权不小”中的官和权也不能相互比较大小。

⑤正比关系是数学概念,与“反比”相对。本文中“正比”指两个变项 N_1 和 N_2 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N_2 随着 N_1 的增大(减小)而增大(减小),二者存在同增同减的数量关系。比如,在通常情况下,权力随着官职的增减而增减,洪水的风险随着流量的增减而增减,收获的大小随着挑战的大小而增减。

⑥可简单理解为对称元素的丧失。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系统学等都有该现象,详见罗保林、钮得禄主编《中国科学院21世纪科普丛书·激光都有哪些超能力》第137、138页(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⑦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互动有不同理解,作为语言学流派,有一套术语、方法,如互动本质上是交际双方的互动。按,本文的“互动”其实并不囿于互动交际,而是互动构式语法的“互动”,即各个相关成分、结构的相互促发、相互制约,是多因素合力作用于特定结构和系统的运动状态和方式,包括构式中不同组构成分间的相互作用。^[14]

⑧定谓易序会形成由定名结构充当分句的“不大的 N_1 ,不小的 N_2 ”,由于其音节数大于7±2的短时记忆容量限度,所以很少被使用。

参考文献:

- [1]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J].中国语文,2019(3).
- [2]储泽祥.名词及其相关结构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 [3]谷峰.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J].汉语学习,2014(4).
- [4]郭绍虞.中国语之弹性作用[J].燕京学报,1938(24).
- [5]胡清国.现代汉语评价构式“NP一个”[J].汉语学报,2017(1).
- [6]李冬梅,施春宏.跨层词“说是”的多重话语功能及其浮现路径与机制[J].语文研究,2020(4).
- [7]陆丙甫,蔡振光.“组块”与语言结构难度[J].世界汉语教学,2009(1).
- [8]陆方喆.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6).
- [9]陆俭明.构式与意象图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 [10]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 [11]齐沪扬,胡剑锋.试论反预期信息量标记构式“X是X”[J].世界汉语教学,2006(2).
- [12]邵敬敏,王玲玲.“一不小心X”构式与反预期主观情态[J].语言科学,2016(6).
- [13]沈家煊.说四言格[J].世界汉语教学,2019(3).

- [14]施春宏.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J].当代修辞学,2016(2).
- [15]施春宏.“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J].当代修辞学,2014(2).
- [16]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 [17]吴春仙.“反而”句的语义逻辑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4).
- [18]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04(3).
- [19]吴早生.主观非数量评价性的“NP1的一量NP2”[J].世界汉语教学,2011(1).
- [20]邢福义.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J].中国语文,1991(1).
- [21]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2]邢福义.汉语语法学[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3]杨刚.“什么NP了”三种组构的成活与嬗变[J].语言与翻译,2021(3).
- [24]易正中.反预期功能句型“亏你VP”[J].汉语学习,2014(3).
- [25]袁毓林.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J].当代语言学,2008(2).
- [26]张爱玲.时空合适性评价构式“XP得(不)是Y”[J].汉语学报,2021(3).
- [27]张伯江.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1999(3).
- [28]郑娟曼.“还NP呢”构式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2).
- [29]宗守云.说说反预期结构式“X比Y还W”[J].语言研究,2011(3).
- [30]Chao, Yuen 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1]Cowan, Nelson.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 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mental Storage Capacity[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1(1).
- [32]Dahl, Öste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s[J]. RASK-Internationalt tidsskrift for sprog og kommunikation, 2001(14).
- [33]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34]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5]Heine, Bernd U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6]Miller, George A.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2).
- [37]Schiffrin, Deborah. Discourse Marke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8]Traugott, Elizabeth C. The Rhetoric of Counter-expect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A Study in Subjectification[C]//Blank, Andreas & Peter Koch, eds.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责任编辑 刘 崧)